

## 《事火瓦察苟塔经》

（Aggivacchagotta Sutta）《中部》第七十二经

法增比丘汉译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游方行者（paribbājako）瓦察苟塔（Vacchagotta）来到世尊处，问候一番后，在旁边坐下。

然后他对世尊说：“尊敬的乔达摩尊者（bho 先生之意）是否持有这样的见解：‘世界是永恒的（sassato loko）。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idameva saccam moghamaññan ti）’乔达摩尊者有这样的见解吗？”

“瓦察！我不持有这样的见解：‘世界是永恒的。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

“那么，尊敬的乔达摩尊者是否持有这样的见解：‘世界不是永恒的（asassato loko）。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乔达摩尊者有这样的见解吗？”

“瓦察！我不持有这样的见解：‘世界不是永恒的。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

“那么，尊敬的乔达摩尊者是否持有这样的见解：‘这个世界是有边的（antavā loko）。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乔达摩尊者有这样的见解吗？”

“瓦察！我不持有这样的见解：‘这个世界是有边的。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

“那么，尊敬的乔达摩尊者是否持有这样的见解：‘这个世界是无边的（anantavā loko）。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乔达摩尊者有这样的见解吗？”

“瓦察！我不持有这样的见解：‘这个世界是无边的。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

“尊敬的乔达摩尊者是否持有这样的见解：‘命和身体是一体（tam jīvam tam sarīram）。这才是正确的，其他都是错误的’。乔达摩尊者有这样的见解吗？”

“瓦察！我不持有这样的见解：‘命和身体是一体。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

“尊敬的乔达摩尊者是否持有这样的见解：‘命和身体不是一体（aññam jīvam aññam sarīram）。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乔达摩尊者有这样的见解吗？”

“瓦察！我不持有这样的见解：‘命和身体不是一体：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

“尊敬的乔达摩尊者是否持有这样的见解：‘如来死后存在（hoti tathāgato param maranā）。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乔达摩尊者有这样的见解吗？”

“瓦察！我不持有这样的见解：‘如来死后存在。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

“尊敬的乔达摩尊者是否持有这样的见解：‘如来死后不存在（*na hoti tathāgato param maranā*）。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乔达摩尊者有这样的见解吗？”

“瓦察！我不持有这样的见解：‘如来死后不存在。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

“尊敬的乔达摩尊者是否持有这样的见解：‘如来死后既存在也不存在（*hoti ca na ca hoti tathāgato param maranā*）。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乔达摩尊者有这样的见解吗？”

“瓦察！我不持有这样的见解：‘如来死后既存在也不存在。这才是正确的，其他都是错误的’。”

“尊敬的乔达摩尊者是否持有这样的见解：‘如来死后既不是存在也非不存在（*neva hoti na na hoti tathāgato param maranā*）。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乔达摩尊者有这样的见解吗？”

“瓦察！我不持有这样的见解：‘如来死后既不是存在也非不存在。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其他都是错误的’。”

“我问了尊敬的乔达摩尊者十个问题，您的回答都是‘我不持有这样的见解’。尊敬的乔达摩尊者是否因为见到什么过患（*ādīnavo*）而不持有这些见解呢？”

“瓦察！这个见解：‘世界是永恒的’。是邪恶之见（ditthagatametam），是见的稠林（ditthagahanam），是荒漠之见（ditthikantāro），是歪曲之见（ditthivisūkam），是动摇之见（ditthivipphanditam），是结使之见（ditthisamyojanam）。它被苦（sadukkham）、恼（savighātam）、愁（sa upāyāsam）、热恼（saparilāham）所困，不导致厌（nibbidāya）、离欲（virāgāya）、寂灭（nirodhāya）、寂静（upasamāya）、证智（神通 abhiññāya）、觉悟（sambodhāya）、涅槃（nibbānāya）。”

“瓦察！‘世界不是永恒的’。……（中略）”

“瓦察！‘世界是有边的’。……（中略）”

“瓦察！‘世界是无边的’。……（中略）”

“瓦察！‘命和身体是一体’。……（中略）”

“瓦察！‘命和身体不是一体’。……（中略）”

“瓦察！‘如来死后存在’。……（中略）”

“瓦察！‘如来死后不存在’。……（中略）”

“瓦察！‘如来死後既存在也不存在’。……（中略）”

“瓦察！‘如来死後既不是存在也非不存在’。这是邪恶之见，是见的稠林，是荒漠之见，是歪曲之见，是动摇之见，是结使之见。它被苦、恼、愁、热恼所困，不导致厌、离欲、寂灭、寂静、证智、觉悟、涅槃。”

“瓦察！当见到了这些过患时，因此，我不接受这一切恶见（sabbaso ditthagatāni）。”

“那么尊敬的乔达摩尊者持有什么样的见解呢？”

“瓦察！恶见对如来而言，这是被抛弃（apanītametam）的东西。瓦察，如来如实见到（Ditthañhetam）：‘这是色，这是色的生（集，samudayam），这是色的灭（atthagamo）；这是受，这是受的生，这是受的灭；这是想，这是想的生，这是想的灭；这是行，这是行的生，这是行的灭；这是识，这是识的生，这是识的灭；’因此，如来舍弃、根除一切的妄想（sabbamaññitānam）、一切的颠倒（sabbamaññitānam）、一切的‘我作’‘我所作’（sabba-ahamkāramamamkāra）、我慢睡眠（mānānusayānam）、离贪（virāgā）、灭（nirodhā）、舍弃（cāgā）、断念（paṭinissaggā），如来以不执取（anupādā）而解脱（vimutto ti）。”

“当一个比丘这样心解脱（心解脱有情 vimuttacitto pana）后，尊敬的乔达摩尊者，他死后重生（upapajjatī）在何处？”

“‘重生’这个说法在这里不适用（na upeti）。”

“那么他死后不再重生？”

“瓦察，‘不再重生’这个说法在这里不适用。”

“那么，既重生又不重生？”

“瓦察，‘既重生又不重生’这个说法在这里不适用。”

“那么，既不重生又没有不重生？”

“瓦察，‘既不重生又没有不重生’这个说法在这里不适用。”

“我问了四个问题。尊敬的乔达摩回答说：‘重生’，‘不再重生’，‘既重生又不重生’，‘既不重生又没有不重生’四个说法都不适用。我给弄糊涂（purimena）了，我感到迷惑（kathāsallāpena）了。先前对尊敬的乔达摩尊者谈话时所获得的信心（pasādamattā）现在都消失（antarahitā）了。”

“瓦察，你感到迷惑是很正常的。此法是很深奥（duddaso）的，难知难见（duranubodho）的，寂静（santo）的，胜妙（panīto）的，超越推论（atakkāvacaro）的。微细（nipuno），唯有智者才能亲自证知（panditavedanīyo）的。你持有不同的知见（aññaditthikena），不同的信仰（aññakhantikena）、不同喜好的学说（aññarucikena），不同的修行方法（aññatrayogena），不同的老师（aññatrācariyakena），所以很难理解（tayā dujjāno）。

我反过来问（patipucchissāmi）你，你按自己的想法回答（byākareyyāsi）。瓦察！你认为（maññasi）怎么样？如果一堆火（aggi）在你面前（purato）燃烧（jaleyya），你会知道吗？”

“乔达摩尊者！如果火在我面前燃烧，我会知道：‘这火在我面前燃烧’。”

“如果再问（puccheyya）你，‘这堆火缘于什么而燃烧（paticca jalatī）呢？’你会怎么回答？”

“如果有人这样问我（puttho aham），我会说这堆火‘是靠薪草（tinakatthupādānam）而燃烧’。”

“如果你面前的火灭（nibbāyeyya）了，你会知道在你前面的火灭了么？”

“如果在我面前的火灭了，我会知道：‘在我面前的火灭了’。”  
乔达摩尊者！

“如果有人问你，瓦察：‘当你面前的火灭了后，它去了哪里？是东方（puratthimam）、还是西方（dakkhinam）、是南方（pacchimam）、还是北方（uttaram）？当你被这样问时，你怎么回答？”

“乔达摩尊者！这样问不适当。乔达摩尊者！这堆火靠薪草燃烧，当薪草耗尽，又没有新的供应（anupahārā anāhāro），火就灭了。”

“同样的，瓦察！若以色描述（paññāpayamāno）如来时，能描述（paññāpeyya）如来的色已经被舍弃，根在底部已切断

（ucchinnamūlam），他根除了对色蕴的执取，如同切断的棕榈树（多罗树 tālāvatthukatam），成为非有（不再有存在 anabhāvamkatam），不再重生（未来不生之法 āyatim anuppādadhammā）。从色的灭尽而解脱的如来（Rūpasankhayavimutto kho... tathāgato）。瓦察！他如大海一般深不可测（gambhīro），难以计量（appameyyo）。所以‘重生’，‘不再重生’，‘既重生又不重生’，‘既不重生又没有不重生’这四种说法都不适用。”

“当以受描述如来时，能描述如来的受已经被舍弃，根在底部已切断，他根除了对受蕴的执取，如同切断的棕榈树（多罗树），成为非有（不再有存在），不再重生（未来不生之法）。从受的灭尽而解脱的如来（Vedanāsankhayavimutto kho... tathāgato）。瓦察！他如大海一般深不可测，难以计量。所以‘重生’，‘不再重生’，‘既重生又不重生’，‘既不重生又没有不重生’这四种说法都不适用。”

“当以想描述如来时，能描述如来的想已经被舍弃，根在底部已切断，他根除了对想蕴的执取，如同切断的棕榈树（多罗树），成为非有（不再有存在），不再重生（未来不生之法）。从想的灭尽而解脱的如来（Saññāsankhayavimutto kho... tathāgato）。瓦察！他如大海一般深不可测，难以计量。所以‘重生’，‘不再重生’，‘既重生又不重生’，‘既不重生又没有不重生’这四种说法都不适用。”

“当以行描述如来时，能描述如来的行已经被舍弃，根在底部已切断，他根除了对行蕴的执取，如同切断的棕榈树（多罗树），成为非有（不再有存在），不再重生（未来不生之法）。从行的灭尽而解脱的如来（Sankhārasankhayavimutto kho... tathāgato）。瓦察！他如大海一般深不可测，难以计量。所以‘重生’，‘不再重生’，‘既重生又不重生’，‘既不重生又没有不重生’这四种说法都不适用。”

“当以识描述如来时，能描述如来的识已经被舍弃，根在底部已切断，他根除了对识蕴的执取，如同切断的棕榈树（多罗树），成为非有（不再有存在），不再重生（未来不生之法）。从识的灭尽而解脱的如来（Viññānasankhayavimutto kho... tathāgato）。瓦察！他如大海一



般深不可测，难以计量。所以‘重生’，‘不再重生’，‘既重生又不重生’，‘既不重生又没有不重生’这四种说法都不适用。”

世尊说完了之后，瓦察对世尊说道：“就像一棵村镇附近的大沙罗树（mahāsālarukkho），无常（aniccatā）会破坏（palujjeyyum）它的枝叶（sākhāpalāsā）、会破坏它的树皮（tacapapatikā）和外皮、会破坏它的枝材（pheggū），最后剩下纯粹的心木（sāre）。尊敬的乔达摩尊者讲解的这部经也是如此，去掉枝叶、去掉树皮和枝材后，只剩下纯粹的心木。

尊敬的乔达摩尊者说的法真是精彩！您把倒下的扶正，把隐藏的显现出来，指示迷途，明照暗物。尊敬的乔达摩尊者以各种善巧解释了法义。从今以后，我尽形寿皈依（pānupetam saranam gatan）尊敬的乔达摩尊者、皈依法和皈依比丘僧团。请尊敬的乔达摩尊者忆念我为优婆塞。」

《事火瓦察苟塔经》终

法增比丘 2017.11.26 汉译于蓝山佛宝寺